

# 苦戰太行山(下)

喬家才

## 三叉路口苦費思量

我們二十九軍參謀長宣布開始行動，大家下了山坡。黃昏前的晚霞映得整個山谷通紅，山腳是一個三叉路口，大家猶豫不前。恰好有一個老百姓從晉城方面走來，我教鳳翔留住他，經過詢問，才知道他是送四十六師回去的嚮導。就在我問話的時候，不知從那邊傳來什麼聲音，大家驚惶起來，我趕緊讓大家走進我們來時的那條小山溝，都蹲在隱蔽的地方。十分鐘過後，仍不見有什麼情況，原來是一場虛驚。每一個人都像驚弓之鳥，真的到了草木皆兵的境地。我促請參謀長趕快下決心，一分一秒都不能再浪費了。再看新截住的那個嚮導，疲憊萬分，他說一天沒有吃飯，鞋子也破了，實在走不動。可是我們正需要嚮導，沒有嚮導無法行動，此時此地實在無法去找，他的出現正是天賜，如何能放他走。於是向衛士們找出一雙鞋來，給他換上，我又傾出一大把炒棒子米給他，鳳翔舀來一杯山澗的清水，請他壓一壓饑渴，然後交給尖兵，讓兩個衛士架着他走。黃昏時候，我們開始向晉城前進。當天夜裏必須準備應戰，不得已的時候，要同敵人來一次玉

石俱碎的搏鬥。我走到前面，看看尖兵的情形，他們做得很確實，我已經放了一半心。天色越變越黑，山路越走越崎嶇，路上絆腳石幾乎把我摔了個跟斗。一種思潮突然呈現在我的腦子裏，假如這些石子不幸把軍長絆倒，栽到山溝裏，該怎麼辦呢？我有責任衛護他的安全，他關係着二十七軍全軍的命運和太行山的前途。責任感使我不敢怠惰，疲乏頓時盡失，不知從那裏來了那麼大的精神，我隨走隨即俯下身軀，撿去碰到我腳上的絆腳石，一直通過那一段傍臨深澗的窄狹山路。

「喬副處長！」參謀長在我背後呼喚：「緊緊攙着軍長！」我回過頭來一看，軍長走路一搖一晃，好像夢遊似的，幾乎要摔倒了。夜裏走路，最容易打瞌睡。這幾日，軍長心裏熬煎，又日夜奔波，很少睡眠，更容易犯這種毛病。但是他的身體魁梧，我又臂無縛雞之力，攙他走了兩步，已經深感力不勝任。同時我還有更緊要的工作，必須照顧全體，應付一切，所以趕緊叫來兩名衛士，把這個攙扶軍長的任務交給他們。

我們從高平關下面悄悄地走過，高平關係敵人的據點，關上的敵人沒有發覺我們。我們通過

高（高平）沁（沁水）公路，也沒有遭遇什麼意外。我們已經深入敵區，夜裏兩點鐘休息在山路旁邊。參謀長展開軍用地圖，用兩條軍毯圍起來，不使光線外露，然後掀亮手電，檢視我們的位置，以便決定下一步行動。天空十分幽靜，每一顆明星好像在舞蹈，放射閃爍的光輝。我躺在地上，合上眼皮，默禱上蒼，讓我們今夜平安度過。參謀長的太太覺得我們很平安地走了許多路，他主張加緊行動，趕緊東進，走出敵區。可是我們現在的位置到太行山腳，至少有六、七十里，而距離天亮的時間，祇有三個鐘頭，白天在敵區不能行動，要想在三個鐘頭以內走六、七十里路程，除非飛行，絕對做不到。嚮導又說，他祇知道到晉城太陽的路徑，如果向別的方向走，他等於瞎子，一無所知。所以參謀長太太的主張行不通，我立刻表示反對。最後參謀長決定，白天隱避在距太陽五里的金堂寨溝，到晚上再行動。我一聽這一個名字非常高興，俗話說固若金湯，金堂寨是一個多麼吉利的名詞，在這個村莊裏休息，一定很安全。

## 戴黑眼鏡的侯村長

為了安全，不暴露目標，我決定封鎖消息。

天還沒亮，迎頭來一個老百姓，算他倒霉，我們祇好請他向後轉，跟着我們走。在天色剛剛發亮，我們到達目的地。我向老百姓借了幾套便衣，讓守衛的衛士換上，隱蔽在村口。一切居民，祇准進來，不准出去。太陽有無敵人，情況如何，必須弄個清楚，我打算親自去偵察一下，但是參謀長不准我離開身邊，而跟我的人祇留下鳳翔一個人，讓他跑一趟吧？又不放心。正在躊躇之間，發現牆角那邊蹲着一個戴黑眼鏡的人，引起我極大的注意，我問房主：「那個戴黑眼鏡的是什麼人？」

「太陽的侯村長。」他告訴我。這真是意想不到的發現，我當時的高興，事後想起來，餘味猶存。

「侯村長！」我趕緊走過去，一邊同他寒暄，一邊同他握手。他取下眼鏡，很禮貌地伸出手來。我說：「你來得正好，我還打算去太陽看你呢？」

「軍長也來了嗎？」侯村長劈頭問我這一句話，使我一怔，心想，他怎麼會知道呢？

「軍長沒有來。」我為減低目標，不願意把他暴露出來，所以不承認軍長已經來了這裏。

「我看見黃課長在裏面，那一定是軍長來了。」侯村長旁邊一個小子插嘴說，我很奇怪，連黃課長也認出來。

「你怎麼認識黃課長？」

「我是太陽村的指導員，原先在軍部通訊營當班長，黃課長是通訊營的副營長，所以認識他。」

。」

「是軍長來了。」我趕緊同他握手，這個時候，不能再隱瞞他們，祇好說真話，他們知道是軍長來了，更可以為我們盡點力量。但是我們封鎖消息這樣嚴密，太陽剛好出山，他們就跑來這裏，好像專誠來看軍長，真有些茫然，我又問他們：「你們怎麼知道軍長在這裏？這麼早就來看我們？」

「前天晚上，黃師長從這裏過去，我們想，軍長也應當過來了，可是昨天等了一天，沒有消息，我們放心不下，所以今天一早向這邊走來，看看有什麼情況。這裏距馬村祇有二十里，由馬村到太陽，必定打這裏經過。馬村住有敵人的騎兵，不要一個鐘頭，就可以到達。所以這裏不能停留，請你們到太陽休息吧！」侯村長的建議，很值得我們考慮，我不能作決定，必須請參謀長。我取出一百元法幣，交給侯村長，請他派人到附近偵察，然後去見軍長，把侯村長的建議報告他們。

「過去你的一切處置，再好也沒有了。我們絕對不能移動，一移動就會暴露目標，風聲走漏，萬一敵人來個襲擊，該怎麼辦呢？」俞高參發表意見，參謀長也表示贊成，我實在沒有理由說他們的意見有什麼不對，祇好再去同侯村長商量，能不移動最好不要移動。

「這裏是個窪地，萬一敵人來襲擊，一點辦法都沒有。太陽則不然，太陽西邊有的是大山，即使有什麼情況。我們也只好上山去躲避。無論如何，這裏絕不能停留。」侯村長的態度誠懇堅決，

我很信任他，他沒有理由出賣我們。我祇好再去報告參謀長，大家不作聲，分明是不願意移動。在動與不動的選擇中間，我不能再做傳聲筒，必須衡量輕重，拿出我自己的主張。

「暴露目標雖有危險，總比留在危險地方好得多，侯村長的態度很誠懇，指導員又是我們的班長，他們不會害我們，他們的意見是正確的，我們應該趁早行動。」我的主張終被參謀長採納，決定移住太陽。我們在金堂寨溝吃過老百姓的東西，都加倍給錢，使他們非常高興，不對我們有半點怨恨。

八點多鐘，侯村長領我們到了太陽，太陽是晉城西區最大的村鎮，居民有一千多戶。幾日來日夜行軍，大家的鞋子早已破爛不堪，我把這種情形告知侯村長，一會兒工夫，他送來六十雙布鞋，我們每人都可以換一雙鞋穿，這個時候，鞋子比什麼都重要，沒有鞋子實在無法走路。侯村長邀我到村公所，在禮貌上來講，我也應當去拜會他。村公所在一座大廟裏面，他們給我拿出一盤細點心，沏了一盅好茶，又給我打來一盆熱水，洗去臉的晦氣，這是幾天來第一次享受人的生活。下午一點多鐘，侯村長給我們送來烙油餅和鷄蛋湯，全體官兵吃了餐最豐盛、最有滋味的午餐。侯村長非常同情參謀長太太，他說軍長上了年紀，參謀長太太跟着跑了這麼多的路，一個女人家也够吃力了，實在需要代步的工具，主張給我們預備幾匹牲口。我把侯村長的建議報告軍長，他聽完我的報告，堅決拒絕，我無法勸說，祇好辭謝了侯村長這一番好意。這一整天，我得

不到片刻休息的時間，時而軍長叫我去，時而參謀長找我，一切問題都要我來處理，我深深地領會到做人的真實價值，更了解了責任的意義。

### 走錯方向再尋嚮導

侯村長預備好兩個領路的人，但是他們祇能送過公路，公路以東的道路，他們都不清楚。要想找個熟悉公路以東道路的人，無法找到，祇好作罷。太陽將要西沉的時候，我們離開太陽，向太行山進發。在太陽多得侯村長幫助，一切都順利，敵區有一位這樣忠貞能幹的村長，實在出乎意料之外。九點鐘左右到達來村，來村距潞澤公路祇有五、六里，潞澤公路是我們最後的一關，必須格外謹慎，以免前功盡棄。斥侯對公路兩側精密搜索以後，以一班人在公路西邊散開，對公路警戒，待全部通過，再行集合，作為後衛。我同鳳翔挽着軍長，用極快的步子，迅速通過公路。走過公路沒有多遠，就是一個村莊，軍長問我：「是什麼地方，我告訴他是板橋，他一聽是板橋，精神立刻振奮起來。我們既已安全通過公路，以後的障礙就不足為慮了。又走過一段路程，南面四、五里處，有一個電燈輝煌的村莊，在這荒野地區，居然能夠看見電燈，多麼新奇，原來那就是敵人重要據點「泊村」，過此就沒有什麼危險，不必再擔什麼心了。」

「我們的方向走錯了，應該向東北方向走，現在卻向正北走。」我們已經看不見泊村的電燈，祇願往前走，軍長用北極星校對我們進行的方向以後，立即停止脚步，向我提出警告。我仰頭

看看天空，果然北極星正好在我們正前方的頭頂上，照這樣一直往前走，一定會闖進敵人的據點，所謂失之毫釐，差之千里，可不是好玩的。從太陽出發的時候，我們滿以為一過公路，就沒有什麼問題，有沒有嚮導，並沒有多大關係。這個時候，半夜三更，在這茫茫的山野裏，到那裏去找人來帶路？問遍每一個人，都不清楚這一帶的道路。我正在發愁，忽然聽到遠處傳來兩聲狗叫的聲音，那裏一定有人家，於是派兩名衛士，順着狗叫的方向去找一找，碰碰運氣，也許會找來一個人。

隔了半個鐘頭，兩個衛士架着一位老太太蹣跚而來，據說是從兩里多遠的一座孤廟裏請來的，她不願來，他們兩人一邊一個，硬把她架了來。沒有月光，我看不清楚她的臉孔，祇看到她的個子很高，手持一根七、八尺長，茶杯粗細的椽子，權當手杖使用。她領導我們退到一個三叉路口，用手指示我們應走路子，並且說：「一直走去，不會再錯。」然後她坐在路旁，拒絕再往前走。我也覺得，她既指示了我們應走的路子，就不應當再勞累她老人家了，於是我掏出一元法幣送給她，她拒不接受，我無可奈何，硬塞在她的手裏，快步趕上隊伍。我們遵照她指示的方向走，果然步入康莊大道，一直走上太行山。這一幕恍惚的故事，給我留下最神祕的記憶，我老是在想，那位從廟裏請來的老太太，大概就是所謂觀音菩薩的化身吧？她指示我們走出迷徑。

一夜沒有停留，沒有休息，一連走了十二、三個鐘頭。我們已經上了太行山，太陽已經很高

，雖然還沒有看到我們的部隊，但是離開敵區至少也有四、五十里，可說是十分安全了。說也奇怪，人在一度緊張過後得到安全，精神立刻鬆懈，誰都無力再往前走一步，祇好休息下來。我往山坡上一躺，身體剛沾着地皮，馬上就昏昏沉沉睡着了。這個時候，我什麼也不需要，祇需要睡眠。也不知睡了多久，大家已經動身，向前走了六、七百米，軍長發現我不在行列裏，向大家詢問，鳳翔才清醒過來，趕緊折回原處，要不是他喊醒我，我相信會睡到明天這個時候。又走了七、八里路看到我們的士兵，進入我們的步哨線，在一個較大的村莊裏停下來，吃我們今天的第一餐飯，我沒有食慾，祇想睡覺。四十六師團團長知道我們回來的消息，帶着幾匹馬來迎接我們，他給我們預備了一餐豐富的晚餐。

飯後，黃師長派來馬匹，接我們到他的師部過夜。士駿、明安給我準備好舒適的被褥，又燒好一盆熱水，洗了一個熱水澡，什麼話都懶得再說，趕緊躺下，睡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甜蜜舒適的酣睡。

第二天正是民國三十年的端陽節，早上六點鐘起來，又開始走路，軍部決定暫住潞城，每一個人拖着兩條不願意動彈的腿，勉強強朝北走。中午路過附城，軍長他們騎着馬先走了，我同黃課長停下來休息，我們懷着滿肚子希望，打算買幾隻粽子，好好地過這個一年一度的佳節，結果大失所望。過去幾天，因為二十七軍離開太行山，老百姓格外敏感，使他們非常惶恐，以為大禍將要臨頭，商店都關了門，老百姓逃往附近小

村莊裏，不特粽子買不到，連別的吃食都找不到。我來找去，才找到一個河南人賣白麵油炸糕的，我們三個人吃了六個油炸糕，度過端陽節。我們慢慢走着，下午到達陵川南面三十多里的潞城村。

### 算上一卦以下吉凶

我已身外無長物，夜晚睡在鋪着麥稈的土匠上，頭枕一塊磚頭。我第一次過這種叫化子生活，可是睡得很舒服，因為連日過度疲勞，一時不容易恢復過來，一直睡到日上三竿，黃課長來喊我，才醒過來。他說：「軍長已經來過兩趟了，看你睡得很甜，不讓驚動你，好像有話要同你說。」

「你算上一卦，看看陳師長和李師長怎麼樣？」我剛洗過臉，軍長走進我們住的房間，向我說。我不會算卦，會算諸葛馬前課的是鳳翔而不是我，祇好找鳳翔來算一算，他算了半天，沒有算出個所以然來。第二天一清早，軍長又來問卦，他的神態非常不安，似為兩位師長而焦慮，鳳翔又沒有算出什麼結果。我想，說不定明天早上，他再來詢問，卜以決疑，應該給他一個肯定的答覆。我對目前的情況加以研究，敵人對太岳區的包圍戰，很可能再延長一個星期。如果預八師和四十五師果真陷入敵人的包圍圈子，那麼兩位師長一時恐怕回不來，不論是凶是吉，必須一個星期以後，才能得到消息。根據這個判斷，我同鳳翔預備好卦辭，進備應付軍長；果然，第三天剛亮，他又跑來問卦。

「速喜！」我報了一個時辰，鳳翔切指一算

，說道：「好卦！好卦！逢凶化吉，兩位師長絕對沒有危險，頂多兩個星期，就可以回來。」從此以後，軍長才不再來問卦。他去過日本，也去過歐洲，是一位經驗豐富，學識優越，頭腦精細的將領，絕不迷信看相算卦一類的事情，然而在焦急憂慮，擔心部屬安全，無可如何的時候，也祇好求之於卜卦一途，作為精神上的安慰。大概他回想起在太岳突圍時，鳳翔算過一卦，真的平安返回太行山，好像有什麼把握，所以一連三個清早，專誠來問卦。就從這一件事情，可以看出軍長對於兩位師長的關懷到了什麼程度。不到一個星期，陳師長先回來，接着李師長也回來了。他們陷入敵人的重重包圍，終於避開敵人，平安回來，真是一件值得祝賀的大事。預八師有兩個團，看到情況不好，沒有通過公路，趕緊退回太行山區，所以他們這一個師損失輕微，四十五師正好鑽進敵人的包圍圈子，結果損失慘重，祇剩下一個完整的團。當二十七軍離開太行山區，四十軍的一〇六師開來陵川，填補空隙，師部駐在大夫掌。我們到達潞城的第二天，軍長派我去連絡。一〇六師師長由四十軍副軍長馬法五將軍兼任，他出身保定，儒雅溫和，是一位軍學造詣極深，且有素養的將領。副師長李振清將軍，勇敢善戰，別人叫他李鐵頭，練兵有力，能與士兵同甘苦，頗有古大將的作風。這兩位將軍極為謙虛，對人親切。我代表范漢傑軍長向他們致謝維持陵川防務的辛勞，馬副軍長說：「既然二十七軍回來了，我們仍舊要開回林縣。」我告辭的時候，他們堅留午餐，素菜七、八碗，十分豐富，

比四十軍軍部的那種過度節儉的作風，進步了許多。軍部到達潞城，我成了參謀處獨一無二的人員，過去我並不到參謀處辦公，現在參謀處所有的公文，從收文、擬稿、繕寫，一直到發文，都由我一人兼辦。一個星期以後，才有兩位參謀回來。據說就在我們離開太陽的那一夜夜裏十二點左右，軍部的大隊人員也到達太陽附近，敵人追際而至，將他們包圍在一個高地，這些沒有抵抗能力的人員，祇好束手被俘，大概參謀處何處長、劉課長、李課長，副官處蔣處長、通訊營賀營長都在其中，這是二十七軍自作戰以來，第一次遭遇的慘重損失。當敵人包圍他們以後，華傑藏在一架煤堆旁邊的窺兒兒，才避開敵人的搜查，現在也回來了。循之和俊秀同何處長在一起，可能遭受同一命運。我對他們照顧不週，落到這樣結果，內心深引為疚。

敵人這次對太岳區的包圍戰，乃是中條戰役的延續，他們乘着中條山意外的勝利，將兵力轉向太岳山區，想摧毀我們太岳根據地，於是對太岳區形成一個大範圍，二十七軍卻要鑽進這個圈子。雖然軍部人員損失很大，可是軍長、各師長都安全返回防地，部隊損失也不多，仍有足夠的力量，可以保衛太行山，總算不幸中的萬幸。戰役過後不久，我們從敵偽報紙上看到九十八軍全軍覆沒，武軍長士敏陣亡，郭師長被俘，真是一個極不幸的消息。

編者按：本文摘自喬家才著「浩然集」，浩然集即將增訂再版，敬請讀者注意本誌新書廣告。